

三分之二的松鼠

他年輕時，台北還沒有那麼多高樓，若有，也是他和其他弟兄蓋起來的。他總在工作空檔，買一袋花生米，到新公園或植物園去餵松鼠，牠們烏黑眼睛，喜孜孜拖著長尾巴跑來的模樣，讓他感覺自己終於贖還了一些什麼。那是他欠牠們的，吃食動物已幾十年，從未有這種感覺過，但松鼠的確是救了他一命。

現在得要請讀大學的孫女推輪椅去了，還沒中風以前，他早晨運動，午間散步，傍晚和鄰人抬槓時，都拿著一袋花生米，一面聊天，一面看松鼠圍攏過來。最近松鼠的嘴刁了，非鹹辣花生不吃，孫女笑說松鼠命真好，給阿公這樣疼愛。

台北的松鼠命好，南洋的松鼠命更好。行軍時，他揹著大行囊，眼角瞥見松鼠的大尾巴在樹影間跳躍，好像跟著他們一同行軍。牠們什麼都吃——雀榕的果實、不慎掉落的米粒、昆蟲、蛇卵、香蕉頭……可惜松鼠不游泳，部隊在溪邊紮營，森本小隊長跳下溪裡，給大家撈了很多溪蝦，裝在鋼盔裡，他們剝著蝦殼，連烤都不用，他和孫女說，醬油也沒有沾。孫女咯咯笑了，「你想吃嗎？晚上幫你買回來。」

吃蝦的晚上由他值夜，松鼠跑來了，東嗅西嗅，又跑了開來，他本以為松鼠不吃這些，沒想到來了四五隻松鼠，把蝦殼吃得一乾二淨。

「膽固醇啊，沒辦法。」他說。孫女說沒關係，不吃蝦頭就沒有膽固醇。晚餐有蝦，孫女為他剝去蝦頭，夾了兩片生魚片，放他盤裡。阿公還是愛吃日本料理，孫女說，他搖搖頭，有得吃就不錯了。他夾起剝去蝦頭的蝦，透明的身體軟趴趴地掛在筷子上，孫女正津津有味地吮著蝦腦。

他記得綿軟陰濕的落葉上，躺著幾乎與落葉相同顏色的松鼠屍體，頭和前肢不知被什麼動物啃去，只留下蜷曲的後半身，尾巴直立，像一個驚嘆號。蒼蠅攀上他的臉頰，他無力地舉起手揮開，本來他還幫著森本趕蒼蠅的，但森本的眼白逐漸混濁，停著幾隻拇指大的蒼蠅，複眼閃著金屬光澤。他一直記著這個顏色，卻不知道那顏色該怎麼形容，到了中年，他才想到，像大樓玻璃帷幕反映陽光，在台北街頭，他時常覺得有許多巨大的蒼蠅正盯著自己。

他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死，卻也不知不覺拖磨了這麼長的時日。天氣寒起來時，他常感覺腰椎疼痛，膝蓋痠麻。每周一次，孫女帶他坐車，上醫院復健，抓著扶手慢慢往前走，左右平衡，甩手，單腳站立，復健師總這樣不厭其煩地安撫他，鼓勵他，他們哄著他，要他別對自己和其他人發脾氣，盡可能往前走，就會走到終點。他想，如果自己是松鼠就好了，只要一顆花生米，就可以誘使牠飛快往前奔去。似乎是活得太長了，他想，那些吃鹹辣花生的松鼠什麼也不在乎，因為牠們小小的身體只有三年壽命，身體出毛病前，松鼠就死掉了。

孫女出門上課，他就自己打開電視胡亂看，請託孫女順道繞去書店，看看訂購的書到貨沒有。兒子為他購置一台平板電腦，孫女將介面換成日文，好讓他可以自己上網訂購書籍，他始終沒有學會漢語，幾年前他還會去社區大學和許多東南亞來的新嫁娘一起，從拼音開始學，孫女只會ㄅㄆㄇ，不懂拼音，他拿作業來問她時，孫女都會誇張地嘆一口氣，說，老大人了還要學什麼國語？

他和那些吱吱喳喳說家鄉話的小姑娘說不上話，她們不懂日語，也不會說台語，

只有看起來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國語老師，會勉強說幾句。老師用簡單的國語，教導亦只能聽懂簡單國語的他們，如何組成完整的句子，如何互相問候，告知天氣冷熱，或至市場採買。他想問這些小女孩，在他因戰敗離開她們的國家後，現在，那些地方變成什麼樣子了？無奈他沒有語言表述更複雜的心思，告訴她們他曾經從那裡回來，她們也沒有餘力在趕著接小孩放學、回家燒飯等兵荒馬亂的時刻，靜下來聽懂他，用不太熟稔的國語回答他。於是，他只能在分組練習時，緩緩用國語說：「我是江俊男，今年九十歲。你呢？」

他對面的女孩垂著長長的眼睫毛，撥弄著頭髮，想了一會，一字一字說，「我是阮氏妙翠，今年二十二歲。你喜歡做什麼？」

「我喜歡讀書。」他盡可能簡短地說。

他讀很多書，比一個高等科畢業的人所能夠知道的還多。他從書中學會了更複雜的語法，更多漢字，也知曉更多事實，比方說，他在碼頭搬東西時，過來和他短暫問候的醫官，他們搭乘的船離岸不遠便被擊沉，他細讀死亡名簿，記得那人姓吳，和他一樣，是台灣來的。他逃過熱病、飢餓與瘧疾，沒有死於美軍的轟炸，也捱過戰後最糟糕的那段日子，自他有能力以來，他就只想知道他曾經身處的現場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他不知道森本是什麼時候被流彈打中的，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流彈，他只記得轟炸機隆隆的引擎聲，他拉著森本躲進山洞，回頭卻看見森本的眉心汨汨湧出鮮血。轟炸機有機槍，他把自己整個藏進樹叢中，害怕轟炸機返來襲擊。他只記得，那年夏天，失去補給的第五中隊在叢林中困了好長一段時間，長到森本小隊長的日記本都寫完了，他們還沒連絡上總部。

「你喜歡讀書，我不喜歡讀書。」阮氏妙翠照著課本的句型說。她蓄著烏黑的長髮，和其他女孩一樣，勾了濃黑的眼線，把皮膚塗白，雙頰染紅，那讓阮氏妙翠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大一些。他從來就弄不明白化粧這種把戲，他想，如果她把妝都卸了，混進孫女和她的同學之中，大概沒有人分得出來誰是大學生，誰又已嫁作人婦。

「你為什麼不喜歡讀書？」

這不是課本裡的句型，阮氏妙翠歪頭想了一會，指著書本，「字，字太多了。」

「你喜歡做什麼？」

阮氏妙翠害羞地笑了笑，她的聲音甜而軟，軟得把尾音都融化了，「我喜歡出門，很多樹，太陽，花……有一種紅色白色的花……不知道怎麼講，那個花，葉子很大，長在水裡，我很喜歡。」

那是蓮花吧，他也不知道漢語怎麼說，只好畫在冊子上給她看，阮氏妙翠端詳一會，「對，這個。我家外面很多。我常常要……」她比了個手勢，看起來像是把東西從什麼地方挑出來，「它們的，那個叫什麼啊……把花裡面的東西拿出來。」

是說剝蓮子吧，他凝神細看她的手，指節粗大的白皙的手，一瞬間竟讓他想到早逝的妻，妻子也有這麼一雙久經勞動的手，他清清喉嚨，盡可能將每個音節發清楚，

「你家在哪裡？」

「越南。」阮氏妙翠反問，「你家在哪裡？」

「台灣。」他說。

阮氏妙翠一愣，「不好意思，我以為……啊，對不起，我不會說。」她慌亂地想說明自己的意思，臉迅速脹紅起來，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，只能反覆說，「沒關係，沒關係的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以為台灣人都會講國語。」

「我以前都講……講……」他花了點時間找尋正確的發音，最後還是說了台語，「日本，日本，」他換成國語，「日本話。」

「Nhật Bản?」

他畫了一面太陽旗。阮氏妙翠懂了，「我們也是。一下下，沒有很久。越南人很厲害……砰砰。」她比了拿槍的手勢。

他只輕輕地說，「我去過你們那邊。那個時候我還是日本人。」

那是運輸船停靠的港口，天氣異常炎熱，他們在船上待了一星期，才獲准下船，經過幾個崗哨，檢查有無攜帶違禁品，才能放行。建築有點像是台灣模樣，但細節不同，每棟樓房都漆上鮮豔色彩，佩刀軍官策馬行過寬闊的市街，他穿著在高雄領到的破爛軍服，肩膀上還有個補丁，褲子始終太大，和人交換後才好些。路邊美麗的混血女郎用好幾種語言呼喚他。陽光大得眩目，這裡比台灣還熱，他有點頭暈了，船上認識的同伴輕推他，說，「不管怎樣，能下船都是好事，開心點吧。」

同伴在新幾內亞的叢林裡失去蹤影，有人說他被全身黑漆漆的土人吃了，也有人說他死於轟炸，醫務兵則說同伴病死了，他想，總歸是同鄉，他為同伴撿了一把海灘的珊瑚沙，充作骨灰。回到台灣，他將骨灰送到隔壁村的公所，卻在路上撞見準備去拜訪他的同伴，他們對看了好一陣子，他才擠出一句，「你也沒死啊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同伴哈哈大笑，他隨同伴去台北，為上海那些地方來的有錢人蓋房子，他們沒有住處，睡在工寮裡，同伴有時用日語和他抱怨，怎麼比去南洋還苦呢？他只想著自己寄存的薪資不曉得何時可以領回來，給妹妹姑且添點嫁妝。高等科好不容易畢業了，他為了比學校老師還多一倍的薪餉志願參軍，鄰近鄉里和他一同參軍的人有五百個，當初一起從高雄港出發的人，只有十幾個回來。就算錢可以領回，新台幣是一塊對四萬，他搞不好連一塊都領不著。那時他還不知道，同伴會在數月後因酒後鬥毆而死，戰爭結束五十多年，他終於領到當初的薪資，只是錢變薄了許多。

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人，有幸回到故鄉，順利找到當時罕有的工作，又從不盡如意的的工作，換到另一個工作，並結識妻子，有了兒孫，吃穿不愁，儘管同船戰友的「同學會」已因人數過少停辦，他和人越來越說不上話，連病痛都不知如何表達，但他依然是被命運揀選的，幸運的人。

巷口新開一家小吃店，他正拎著一袋花生米要去餵松鼠，遠遠看到阮氏妙翠正忙著擦桌子，女孩瞥見他，怯怯地喊他一聲，「江、江先生！」

「阮……」他想了一想，「阮氏小姐。」

「叫我妙翠，大家都叫我妙翠。」妙翠用手揩去額上汗珠，她今天脂粉不施，長髮也挽了起來，圍著條圍裙，說話語調還是短而緊促。他想，這可能是妙翠慣習的，

她的母語的速度吧。

「妙翠。」他慎重地重複一次。

「你喜歡吃那個嗎？」妙翠指著花生米，他搖頭，「不是我要吃。前面.....公園.....」他想了很久，「給膨鼠吃。」

「膨鼠？」妙翠模仿他的聲調，一個高壯的男人從店內走出來，「膨鼠就是松鼠，很像老鼠，老鼠你懂嗎？」男人模仿松鼠的樣子，「啾啾啾啾.....有大大的尾巴.....啊，咖啡，咖啡上面有。」妙翠搖搖頭，男人走進店裡，拿了一包咖啡，「就是這個。」

「con sóc!」妙翠驚喜地說，「我們家那裡，樹的那個上面，很多。」

「國語是松鼠。」男人說。

「松—鼠—」他也跟著妙翠念了一遍，妙翠向男人介紹他，「和我一起學國語的人，江先生。」

「阿伯，我係妙翠欵尪，我叫阿輝，有閒來坐。」

「好，好，多謝啦。」他不知道怎麼面對這場面，他很久沒和孫女與妙翠以外的年輕人說話了，男人伸出手和他握了一握，對方的手溫暖而有力，「攞欲開店，我先去無閒。」說著男人便鑽進店裡。

「如果你喜歡吃那個，這請你吃。」妙翠塞了一盒東西給他，「有空來吃東西。」

妙翠的國語進步得很快，他猜想，妙翠很快就能學會說台語了。

「con sóc, con sóc.....」他默念松鼠的發音，身旁已圍攏一群搶食的松鼠，有一隻松鼠爬上他的大腿，隔著布料還是感覺癢麻，松鼠噉噉擦擦地撥弄著他腿上的紙盒，他揮開松鼠，又扔了幾粒花生米給牠們，才打開妙翠給他的餐盒，是一種粿似的東西，上面撒了油蔥酥和很多花生碎，還有一包透明的淡黃醬汁，漂著幾片辣椒。松鼠都湊過來了，他連忙把盒子關上，回家再吃。

「松鼠，你們叫松鼠。」他對著兩隻小手捏著花生米的松鼠說，接著，換成台語，「恁知嚟？」

松鼠當然是不知道的，如同他不知道，到了南洋，每個人都得改名。森本小隊長看過每個人的漢名，設法找一個和漢名近似的日本姓名湊合。他很幸運，名字剛好和一個常見的男子名近似，只被改了姓氏，在軍隊裡，他叫江川，讀作たつや，和原來的發音一點都不像。有的人實在不知道怎麼取才好，只好命名為一郎、二郎、三郎。每個中隊都有很多一郎、二郎和三郎。

草草埋葬森本，帶著他的日記回到台灣，日記僥倖逃過檢查，他閒暇時就翻看，裡面沒特別寫什麼，大致就是些今天移防到什麼地方，風景如何，伙食越來越差，想念起路邊攤的熱湯麵，和誰起了爭執，最後打架贏了，這類小事。

森本的事，他能想起來的很少，倒是森本每天晚上歪著頭寫日記的樣子，他牢牢記住了。其他人休息時，森本的筆桿總沒停過。他知道森本從東京的大學畢業，在家裡的公司做了一年事才被徵召，日記裡夾著妻子的照片，他們還有一個女兒。他把南洋的沙帶回來，卻不敢拿著日記去尋訪森本的家人，他知道找到的機會很小，他也害

怕，自己身為一個幸運的人，不知怎麼面對他的妻小，怎麼開口說出這個不幸的消息？他見過太多次，每個報喪之人都夾著尾巴逃出滿室哀哭的所在。

妙翠的粿很好吃，比起粿，可能更像粿條，看起來像是把一大片薄薄的米板層層疊起，再綴以鹹香的油蔥和花生碎，米板蒸得綿軟，淋上清爽的酸甜醬汁，他沒等孫女回來，就把那盒粿吃光了。家人回來時，他反而不知該如何說明他剛剛吃的那盒美味的粿，隨著孫女的國語越來越好，他感覺自己日漸退化。他解釋那既不是粿條，也不是油蔥粿，孫女困惑地看著他的圖畫，他才猛然想起，自己甚至不知道粿的名字。

孫女和妙翠攀談一陣，買回了那粿，說店裡生意還可以，以後要多捧場。妙翠也搞不清楚粿的名字，只說是早餐吃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妙翠還不太會說漢語？

他想，如果用日語說明，他會不會表現得比現在好些呢？也許會，也許不會，他從來就不擅長描述事物，森本則能夠很生動地描述一件事，他們在南洋叢林看見的景色，森本全寫進日記裡了。森本寫，坐運輸船最快樂的事情是，沒有月亮的夜晚，平靜的海面反映南十字星的光芒，是夜后頸上閃耀的寶石，只要看著那光芒，就覺得迫使自己離開家鄉的戰爭，不完全是壞事。

接到訃聞時，孫女本不想拿給他，怕他感傷，他知道再沒有其他認識的人會寄送這類信件來了，孫女才放棄地遞給了他。展信閱讀，除了死者名字，只有一些制式化的語句，追思禮拜定於何時何地，希望親友同來追懷。

兒子兒媳都反對他去，但拗不過他，只得囑咐孫女多加看顧。清晨鳥鳴，他就起來挑選衣物，從唯二的西裝中挑出一套，西裝是十多年前訂製的，現在穿戴起來，像布袋一樣，他端詳鏡中的自己，肩膀垮了，背也駝了，身體時好時壞，好的時候，一支五爪拐杖就足以行動，壞的時候，只能坐著給人推來推去。老就是老了，他沒有要同歲月或命運一類模糊的字眼爭辯，只慶幸他還能為自己打上領帶。顏色不好，孫女邊說邊拆下他的領帶，找了一條黑色緞帶，為他繫上蝴蝶結。

他在孫女的攙扶下走到巷口，襯衣就已汗濕得貼到背上了，今年比往年都熱，他拉拉領口，孫女注意到，從包包掏出手帕，為他擦汗，「早就說啦，這麼熱還出門，要是中暑怎麼辦？」

他還來不及開口辯駁，忽來一陣爆炸聲，兩步之遙的變電箱竄出火花，火花很快就熄滅，他發現眼前景色忽然變暗了，樹影變得濃重，四周異常安靜，瀰漫蛋白質燒焦的臭味，只有一陣一陣的蟬鳴特別清晰。

他的腳邊有一團毛茸茸的東西，他眯眼湊近前看，是一隻燒得焦黑、內臟外翻的松鼠。

孫女尖叫。他彎身盯著松鼠粉紅色的內臟，想，那時他吃下的是這樣的東西啊，當時沒有看清楚，在他視力模糊後，竟異常清晰。他仔細盯著松鼠燒得光禿的尾巴，暴突的眼睛，掉在地上的腸子，紫色青色的器官，鮮紅色的肉塊.....好，他記清楚了。

他抬頭，發現附近店家的燈光都熄滅了，商店裡頭黑漆漆的。孫女冷靜下來，說大概是停電了，他溫和地安撫她，計程車在前頭等，不出門就來不及了。

過了中年以後，人容易懷舊，朋友提議把當時坐同一艘船回台的人都找來開個

「同學會」，他竟也糊裡糊塗答應了，聯繫幾個還有往來的朋友，沒想到一個牽一個，人越找越多，最後竟熱熱鬧鬧開了三五桌，他們用日語寒暄，酒後唱起少年時代的小曲，他和朋友逐個登記地址電話，約好來年相聚。他準備一本簽到簿，一開始沒到的人僅是今次不克出席，可以樂觀揣想，來年伊必來聚會。接著，再也不會來的人多了起來，意外也有，病故也有，簽名就漸漸少了，大家翻閱名簿，還會唏噓不已。

他沒想到自己是最後一個。參戰前樂觀地想，自己身佩媽祖香火，比同儕多一些運氣，和家人說，他一定會平安歸來。到了南洋，日日勞動，他竟沒有想及死，也沒有非得活下去的念頭，每日被化約為簡單事務：勞動、睡眠與吃食，他從未感覺生命如此輕易，家族的債務、家人的生活都被他拋在遙遠的台灣，只有聽聞空襲消息時，才會令他想起故鄉的水田。

葬禮很簡單，角落的螢幕上，輓聯一張換過一張，大多是紅色、粉紅色，正中央投影螢幕播放生前回顧，他看著家族出遊合照，想著朋友也過了幸福的一生，大約他這樣年歲的人，對世界再無什麼可說。照片播放到幾年前的「同學會」，他心中一動，那時自己和朋友看起來皆康健，幾乎淹沒在白百合中的遺照，也笑得開懷，大約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前後拍的吧。牧師說，朋友過世前一年受了洗，知道世上一切不義，皆有化解的可能，如今安息主懷，希望各位唱詩歌祝福，不要悲傷，人們終會在天家相逢。

他想到朋友聚會時說，自己接受了幾個口述歷史的採訪，問他可否也給學生訪問，他答應了，一些學生來到他的房間，用不太流利的台語問他戰場是什麼樣子，有沒有親人給他送行，這些學生都和孫女差不多大，他們天真的眼睛沒有見過人的斷肢，也不知道香蕉皮和米摻在一起煮是什麼光景，他在反覆問答中，把記憶逐一理清，告訴他們，入伍的時間很緊迫，天剛亮就出發，家人在屋外目送他離去，誰也沒有說話。

朋友希望講述每一件記得的事，就像每次看見他時，朋友總會報告自己正著手撰寫的回憶錄進度如何，他好奇地想，不知道朋友寫完沒有？朋友的家人又會怎麼處置那些稿件？他看見那些學生也來了，一個女孩哭了，眼淚大顆大顆地掉，她的同伴忙著遞衛生紙給她。他想，這些年輕人猶原記得朋友，也珍重伊的記憶和話語，他暗自為朋友高興，若朋友知道，也必定會同意，伊的確度過了幸福的一生。

孫女不願他去瞻仰遺容，他沒理會孫女輕扯他袖子，逕走向前，和家屬拿了朵白玫瑰，走到朋友面前，細細端詳，朋友看起來很好，西裝合身，化了妝年輕好幾歲，如同睡著一般。他輕輕把花放在朋友胸口，想著，還是繼續學漢語吧，他還有些話想說，還有些事猶未釐清。

走出會場，陽光比來時暗了一些，孫女挽著他的手，招了台計程車。他站在路邊，聽著無數車輛呼嘯而過，想起學生問他如何知道轟炸機接近，他反問：「飛機上大聲，飛過頭頂你會嘸知？」炸彈炸下來有聲音，子彈發射也有聲音，學生驚訝轟炸機竟也有裝設機槍，用生硬的台語問道：「若飛機在天頂開槍，銃子會打到土腳的人嗎？」

他想了一會，用彼時剛學會的國語回答，「我不知道。」

他學漢語大抵沒有什麼障礙，最大的問題是發音，只能硬生生背下來，他拿假名標註在旁，偷偷瞄了其他同學的課本一眼，發現儘管語言不同，大家都如此做。他是班上學得最快的人，其他同學多不識漢字，連記住筆劃都有點困難，一個同學耍賴地問老師，能否認識字就好，看懂路標、招牌即可，不用學會寫字，老師沒聽出是玩笑，嚴正拒絕，於是妙翠感嘆地和老師說：「等我回越南，博物館裡的東西我都可以看懂了。」

他常覺得自己是座走動的博物館，妙翠以為只存在於博物館中的漢字，其實才廢除七十多年，那時他二十歲，和醫務兵愣愣地聽病院廣播，不是天皇玉音，而是長官宣讀命令——戰爭終止，全員等待西貢指揮部更進一步指示。他只模糊地想著，結束了，可以回家了。

血將泥土染成黑色，他呆望著森本的屍體，聽見自己發出巨大的腹鳴聲。同袍不知從哪聽說，土人吃人，會用食物和飲水誘騙失散的士兵，殺死伊，放在大鼎裡煮。誰也沒有看過土人吃東西，只見過連蓑衣都沒有的土人站在雨中，無言地看著軍隊行過眼前。

吃人。他嚥了口唾沫，天色漸暗，蟲鳴也響亮起來，不知名的鳥在深林鳴叫，他豎耳細聽，聽不見轟炸機的引擎聲，也沒有人聲，他判斷自己安全了，從山洞探頭出去，可以在植物濃密的枝葉間，瞥見血一樣紅的夕陽。他合掌，對森本說了聲抱歉，開始翻找森本的物品，看看還有什麼可資利用。他拿走了森本的鋼筆、日記和水壺，森本和他一樣，身上一點吃的都沒有，他抱著空得發痛的胃，坐在森本身旁，呷了一口水，水落到空蕩蕩的胃袋中，激起更大的腹鳴聲。他絕望地想，難道真的要吃人嗎？

後來，森本的鋼筆和水壺，還有他自己的裝備，都在基隆港的入關檢查被支那士兵搜刮一空，森本的日記是他唯一被獲准帶回的，士兵們覺得無聊，將日記丟還給他。

他打開書櫥，從深處拿出封面破損的日記本，已許久沒再翻看，他不記得自己為何帶回森本的日記，是想要將遺物交還森本的家人，還是純粹作為紀念，或者，出於對森本的愧疚？他害怕自己的幸運，對於不幸死去的人，是一種罪惡。

他這一生中最大的運氣，便是在黝暗的山洞中，摸到腳邊有一團毛茸茸的東西。本來他害怕那是這巢穴的主人——山豬或老虎的一部份，但那東西絲毫不動，他才撿起來，就著殘存的日光端詳。那是一隻新死不久的松鼠，奇異地只被啃了一口，拋在他藏身的山洞，他吸吮松鼠幾近乾涸的血液，用小刀剖開牠的肚腹，不能生火，怕招來美軍的轟炸，他感激地吃下松鼠的內臟，腸道中還有沒消化完的昆蟲，他嚼著，覺得嘴裡滿是鐵鏽似的苦味，他吐出骨頭和毛皮，肉不新鮮，但也還沒腐爛，他感覺自己又活了過來，重新像個人。

叢林的土質鬆軟，絕大多數都是腐葉，他身上僅有一柄鶴嘴鋤，是軍隊派發的，他挖了勉強能把成人放進去的坑洞，把已經僵硬、生蛆的森本拖進去，想了一想，又將松鼠的毛皮放在森本身旁，這才開始填土。離開前，他合掌祈禱，希望森本能前往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則又跌跌撞撞地走了兩天，才看見海邊的病院。他告訴護理長，自

己和原來的部隊走散了，護理長同意他留下，幫忙照料病人，直到戰爭結束。

正月一日的日記，森本寫道，第一次不在家中過年，運輸船上正忙著做麻糬，雖不至於覺得皇軍必勝，但冥冥之中，必定有神明在護佑著自己吧。

他的書桌面向一片樹林，林中陣陣蟲鳴，風送來清涼的氣息，他閉上眼睛。是啊，有神。七十年過去，他終於贊同了森本。

離開海關時，他幾乎被搶劫一空，背被槍托抵得疼痛，他揉著疼痛處，一抬頭，看見路邊起了個大灶，羹湯的香味飄了過來，許多如他一樣的士兵在大口扒飯，他這時才感覺到飢餓，想起自己身無分文，又踟躕起來。一個穿西服的中年人親切地招呼他坐下吃飯，告知士兵們，已為他們安排火車，沿途停靠幾個大站，到站時自行下車返鄉。他坐下，感激地吃起東西，船上吃食既少又差，很久沒吃到這麼香的飯了。

到現在他還是不知道那人是誰，為什麼要這樣做，兒子說也許是地方上熱心的鄉紳，學生允諾他會調查一番，卻也沒查出個結果來。說也奇怪，每當他餓得發昏時，總會剛巧受到幫助，若有神明，一定是像松鼠一樣貪吃的神明，才不忍心看人們餓肚子吧。

火車是載貨的貨車，不是載人的客車，士兵們一下就站滿了整個車廂，但其他人還是不斷從前後兩個門擠上車，他被推擠到緊貼車廂內壁，覺得呼吸困難。火車在傍晚開動，他看不見外邊黝暗的田野，靠著牆壁打起瞌睡。深夜，忽然聽見咣地一聲，眾人驚呼有人掉下去了，他不知道那人後來是生是死，只能在心裡暗自祈禱伊平安。

當他和其他從南洋回來的士兵搭火車回鄉時，在工地搬磚頭時，坐在公園，看著台北的天空時，總在想為什麼有些人死了，另一些人活下來——同伴時常詛咒苛刻的命運，他只迷惑，松鼠知道自己為什麼活下去嗎？這些只有三年壽命的小動物，是否也知曉生命被未知的、凌駕自己的力量支配的感覺？

現在他知道了，就算松鼠有自己的命運，松鼠也有自己的神明，用毛茸茸的大尾巴拉牠們一把。他想起森本，想起許多在戰場上犯錯的人，他看過東京大審判的照片，也讀過相關紀錄，拿牛蒡給美軍俘虜吃的日本人，以虐待戰俘判刑十年，因為牛蒡看起來太像樹根。擊墜無數敵機的飛行員在戰後被視作殺人魔，政府勒令不得進入飛航相關產業，那名飛行員在臨終前嘆道，「真想再開一次飛機啊。」

曾經他害怕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他知道，就算一槍也沒開過，他也背負著命運加諸的詛咒，他時常想，是否早死的人都是幸運的，他們無須小心翼翼地活著，彷彿臉上被刺了字，時時提醒他，儘管世人寬貸，令他得以容身，他亦非無辜。

經過漫長歲月，他知道過去反覆質問的問題有了答案，儘管那時誰都沒法逃過命運的擺弄，但依舊有一股力量默默守護這些被戰爭烙上印痕的待罪之人，自己得以安然活過戰爭，回鄉終老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他讀過這樣一條資料，轟炸機的機槍，裝設用途是與敵機駁火，無法對地面開槍。他不知道其他人一開始狙擊的目標是他還是森本，已經不重要了，他想，那些人都只是不小心從黑暗中行駛的火車掉出去的人。

隔天，他起床，換好衣服，帶著花生米，拄著拐杖往巷口走去，他知道妙翠會在店裡備料，邊說話邊絞著髮尾，他會分給她一些花生米，在她切菜時，坐在旁邊慢慢

地，用生硬的漢語告訴她，自己去過什麼地方，在戰爭時，因為沒東西吃，差點吃了同胞的肉。

她不在那裡，鐵門拉下，沒有要開店的跡象。他看了看手錶，時間已經到了，孫女和他若在這時經過店門口，妙翠就會笑吟吟地和他們打招呼。

他呆站在鐵門前等了又等，直到孫女氣喘吁吁地跑著過來，問他為什麼一聲不響地跑出來，他才問起妙翠的事。孫女聳聳肩，「本來不想和你說，妙翠前兩天拿到身分證就跑掉了。」

他聽著，握緊了手上那袋花生米。